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龔輝遠

禮記集說卷八十七

宋　衛湜　撰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鄭氏曰御謂御事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敎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敎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

武士禄薄子以農事為業

孔氏曰此一節明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彼

人問君之子長幼長則荅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

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大幼則曰未能

治事此事謂尋常細事大夫之子恒習學於樂長則

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習樂未成但聽

政令於樂人故云已能受政令於樂人若大幼則曰

未能受政令於樂人鄭引大司樂證卿大夫子習樂之事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記人之意異耳

嚴陵方氏曰國君以能保社稷為孝國君之子則從社稷之事而已正於樂人謂從其政也長則能其事幼則從其政而已負薪易於耕田故長則曰能耕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山陰陸氏曰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冐問國君之子長幼知之

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其間容衆子若曲禮所言是以一人之身長幼問荅

慶源輔氏曰御謂五御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讓辭也亦天下謂有無生而貴者也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謙辭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未能受教於樂人也且示不敢忘教負薪則賤於耕

長樂陳氏曰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故問大夫之子長幼必以樂荅焉内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舞命夔以樂教胄子是也終於樂孔子曰成

於樂是也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
能御也與此異何邪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
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
之於六藝闕一不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
數蓋亦無不能矣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敎之
名數十年固已學書計故也樂書
金華應氏曰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
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

儒誤以此之問對為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且人之對父必舉其子父之言子必成以謙此古今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尚何疑焉然曲禮上焉則問天子之年下焉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荅問之辭不足紀也此問諸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

不拜

鄭氏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車中之拜肅拜

嚴陵方氏曰武車以言其道戎車以言其事兵車以言其器革車以言其飾餘說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前曰兵車不式兵車革路也此曰武車不式武車木路也

慶源輔氏曰趨蓋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

者則加恭於迫狹及臨危則自斂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鄭氏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

手拜肅拜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鄭註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兩註不同其實一也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下云為喪主則不

手拜明不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則手拜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尸坐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婦人為尸或荅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長樂陳氏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肅拜者低頭屈膝以致其肅爾莫重於君賜吉事雖有之亦止於肅拜而已為尸亦拜者以

婦人容或荅拜故也

慶源輔氏曰言雖有君賜肅拜以見肅拜非簡也自是婦人禮當然凶事變常故手拜為尸坐為喪主不手拜則又變於喪

葛絰而麻帶

鄭氏曰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孔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

經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

麻帶

取俎進俎不坐

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孔氏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

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

謂爵豆之屬

嚴陵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進取必立焉故不坐若書

冊琴瑟則坐而遷之可也

山陰陸氏曰弟子職曰柄尺不跪蓋籩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今卒哭取俎進俎猶立

執虚如執盈入虚如有人

鄭氏曰重慎

上蔡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虚如執盈入虚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其物事換得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況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況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況十目之視者乎

北溪陳氏曰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至盈之物心不在焉移步即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看行到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慶源輔氏曰敬慎有常心不以有外者變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鄭氏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

燕降說屨乃升堂

孔氏曰此一經論堂上有跣無跣之事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儐尸則於堂正祭饋食卿大夫士並在室中此則貴賤通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朝事延尸於戶外是坐尸於堂然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故鄭註云祭所尊在室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

中不説屨堂上亦不敢説屨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説屨升就席註云凡燕坐必説屨屨賤不在堂也初時在堂行禮立而致敬故曰所尊在堂

山陰陸氏曰凡脱屨爲坐也立飫坐燕故曰燕則有之而禮不脱屨升堂謂之飫跣脱屨也無韈而跣謂之徒跣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孔氏曰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嚴陵方氏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左氏言不食新乃謂麥為新麥以夏為秋故也

慶源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

則是死其親而喪其心矣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鄭氏曰還車而立以俟其去

孔氏曰此一經論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式之以致敬也還立猶言復立也

山陰陸氏曰言僕自始乘則式至君子下車然後巳還立其處正言君子乘者君子之器也即負且乘何足以當之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九年敗於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七乘五乘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曰乘貳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戎獵自相對則

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

田僕馭佐車

嚴陵方氏曰貳車道車之副也如世子之貳其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謂之貳佐車者田車之副也如衆臣之佐其君以佐為事故謂之佐道車即象路也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燕車王朝夕燕出入無非道路也田車即木路也道車以道之所在故乘其貳則式以為儀田車則事之所在故乘其佐則否路車先王

以之祭天玉藻亦言不式者蓋祭天以内心為尊儀有所不足進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文大夫三乘子男之卿

金華應氏曰案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耳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

弗賈

鄭氏曰服車所乘車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廣敬之義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觀視也不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

嚴陵方氏曰乘馬者所乘之馬也車馬皆服而乘之

此亦互言之也道車之副謂之貳大夫乘墨車而已乃有貳車者葢别言之則道車之副謂之貳田車之副謂之佐合而言之凡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獵之車其副皆謂之佐故檀弓言魯莊公之戰而曰佐車授綏也弗賈者弗計其直之貴賤也上因言貳車故止及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之弗賈可知其言互備耳大夫以上有貳車然後謂之君子貳車以位言之也君子以德言之也上言貳車則斥

大夫以上而已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若是也

慶源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服劒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有不必戒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畢者曰

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也加猶多也

孔氏曰自此至辟刃一節廣明以物獻遺人之法四馬曰乘乘酒亦然束脩十脡脯也酒脯及犬皆可為禮陳列也陳列於門外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時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其辭亦猶曰有酒脯犬也無脯而有酒肉則亦陳酒而執肉以將命若以禽獸賜人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則唯

執一雙將命其餘委陳於門外

長樂劉氏曰此已下皆述將命者之禮必有所執以致命所以提其綱領俾知所獻之大數也

慶源輔氏曰秉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其以鼎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不必須有酒也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鄭氏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囚俘異於衆物

孔氏曰緤韁犬繩也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田犬守犬有名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食犬無名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犬道韓盧宋猉

皆右之謂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謂征伐所獲民虜或起惡慮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慶元輔氏曰馬亦有名不問之者從犬可知矣犬馬有名則牛亦可知既受乃問則未受不問也君子於人畜必致其辨如此義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

鄭氏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兠鍪也袒其衣出兠鍪以致命器則執蓋謂有表裏也韣弓衣也櫝謂劒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劒衣也加劒於衣上夫或謂煩皆發聲

孔氏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

綏執以將命獻鎧若復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袒開也若唯獻甲無他物則開甲櫜出冑奉之將命曲禮云獻甲者執冑是也器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拊弓把也弓則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啓櫝啓開也獻劒則先開函蓋劒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

加夫襓與劒焉者又加劒衣函中而以劒置衣上也

慶源輔氏曰綏乘車所執也甲若有以前之者此又

例有前之者袒櫜則甲可見器則執蓋者蓋輕又在

器之上屈韣屈卷之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

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

授人則辟刃

鄭氏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穎

謦枕也筴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卻刃授頴削授拊辟用時頴鐶也拊謂把以刺刃授人則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孔氏曰笏也書也脩脯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頴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謂戈之有刃以櫝韜之筴也籥也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若授人以刃卻仰其刃授之以刃鐶頴是頴發之義刃之在手禾之秀穗枕之謦

動皆謂之為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㮚既夕禮葦苞長三尺内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裹魚及肉亦兼容他物禹貢云厥包橘柚菌謂以物所著之鋒言有著謂之菌故既夕禮云菌著用茶茶謂茅秀用茶以著菌也

嚴陵方氏曰卻其刃恐傷人也禾首為穎此言穎亦刀頭耳刀以柄為首也前經所謂澤劒首莊子所謂吹劒首皆柄

慶源輔氏曰辟當音避此總辭也上授穎授削皆此意至於無穎與拊則授時辟刃不以嚮人耳方氏謂穎為刀以優刀柄之末或有環削授拊無環者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鄭氏曰入後刃不以刃嚮國也軍尚左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

孔氏曰此一節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軍將

行伍尊尚左方士卒行伍貴尚於右

嚴陵方氏曰軍以謀為主而好生故尚左卒以戰為事而敢死故尚右

慶源輔氏曰軍衆而卒寡軍尊而卒卑異其所尚所以致别也

賔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鄭氏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

國佐也險險阻出奇覆諼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也

孔氏曰成二年左傳齊晉戰于牽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也鄭註覆諼之處者解經中險字險是地形險阻譎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詐也隱情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為事

長樂劉氏曰恭敬哀詡同出於一心也而用之以應物各有所宜焉致其誠於應接迎勞曰恭故賓客待

之以誠禮焉致其誠於心志言貌曰敬故祭祀待之以饗神焉致其誠於悲傷憂念曰哀故喪事待之以竭忠焉致其誠於煦育生成曰詡故會同待之以立極焉詡煦也經云德發揚煦萬物人君法天地作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

慶源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内心之敬為主内外無二致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謂

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

兵事露則不神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

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鄭氏曰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亟疾也備嚫嚏若見

問也口容弄口

孔氏曰此一節明侍食之法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

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嚫

噎亟謂疾速而咽備見問也數噍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為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鄭氏曰客爵謂主人所酬賔之爵也以優賔耳賔不舉奠於薦東介爵酢爵僎爵皆飲爵也介賔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僎作遵遵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者酢或為作僎或為馴

孔氏曰此一節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賔之爵賔受奠觶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賔賔奠觶於薦西至旅酬賔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賔賔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案鄉飲酒三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鄭氏曰進尾擳之由後鰾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擳之由前理易析也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氣在上鰭脊也膴大臠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哻

孔氏曰此一節明進魚之禮濡濕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謂尋常燕食所進魚禮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祭膴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

長樂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横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腴或右鰭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横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横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

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薧魚周禮𠻳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薧曲禮曰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薧濡其說是也魚之為物冬則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躍而趨陽乎上故鰭美冬右腴夏右鰭此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者異矣

山陰陸氏曰凡食魚進首唯羞濡魚者進尾嫌軟媚無骨鯁冬右腴夏右鰭冬則在下夏則在上祭膴瓜

祭小取上魚祭大取下

李氏曰冬右腴夏右鰭者以陽之所在也祭祀之牲則皆薦右以陽之所在也魚隂物也故尚其陽牲陽物也故尚其隂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鄭氏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齊和之宜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

之法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居處羞食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山陰陸氏曰五齊加於明水居之於左祖天地之左海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氏曰自由也謂為君授幣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

孔氏曰此一經論贊幣贊辭之異贊助也謂為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謂為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嚴陵方氏曰助之以言則曰詔助之以事則曰贊分而言之事亦可謂之詔大宰詔其廢置是也言亦可謂之贊大宰贊王命是也

山陰陸氏曰贊幣若聘禮擯者進相幣是詔辭若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是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鄭氏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兩

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尸之僕為尸御車之僕將欲祭軷酌酒與尸之僕今為軷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軓謂轂末范謂式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軓及前范所以祭

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祭徧乃自飲此云范周禮大馭云軓兩事是一聲同字異但式前之軓車旁著凡或作範字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嚴陵方氏曰當其為尸則弗臣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豈為過哉葢僕正王服位以詔贊擯相前驅為職祭祀則贊牲事既祭則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王乘則有馬以轡為之御王行則有車以軹為之節

王馮則有式以軏為之前大馭言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軏乃飲則亦歸賴於神之意其言正與此合然彼作兩軹此作左右軏兩即左右也軹即軏也彼作軏此范葡子曰形范正則範通作范軏亦通作范可知凡車轂末謂之車亦謂之軏此言左右軏即轂末之軏考工記言經涂九軏即車轍之軏轂末謂之軹輢之衡者亦謂之軹大馭言兩軹即轂末之軹也考工記言參分軹圍即輢衡之軹也

李氏曰左右兩轂末也軓范轂也左右乃祭於旁軓乃祭於中也祭至此者先王之於物凡有功於巳者未嘗不致其誠與敬也凡為祭必受神之福者禮也故僕祭乃飲

慶源輔氏曰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尊庸敬也斯須之敬如之而已軓轂末所謂轍也范則軾前老蘓曰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完車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

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弊馬仆而患亦不及轍此

其所以獨祭之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内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

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羞首

者進喙祭耳

鄭氏曰於俎内祭者俎於人為横不得祭於閒也周

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

小子弟子也畢不得與賔介俱備禮容也凡洗必盥
謂先盥乃洗爵先自絜也盥有不洗也牛羊之肺離
而不提心者提猶絶也刲離之不絶中央少者使易
絶以祭耳嚌和也絶其本末為有萎乾耳出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坐一節廣明祭俎及羞膳之事若
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羞在俎則於俎内而祭俎内
近人之處俎在人前横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
間腴豬犬腸也豬犬亦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故君

子辟其腴故鼎闕一也小子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趨趨徐趨也小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盥盥手也洗爵必先洗手也祭肺之法刲離之不絶心心謂肺中央少許耳提猶絶也凡羹有湇湇汁也羹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葱薤根不浄末萎乾故擇者必絶其二處本根也羹首謂膳羹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

也

嚴陵方氏曰凡飲食之祭皆於器外唯俎不然以橫於前而便於內祭也凡鳥獸之口皆曰喙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步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設尊及折俎行爵嘗羞之儀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為上則尊以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上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也尊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飲酒者則下文禨者醮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禨醮者若有折俎為尊禨醮小事為卑故不得坐也折俎

所以為尊者折俎則殽饌尊故冠禮庶子冠於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醮不敢坐及機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機者醮者不坐者以機者醮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羞殽羞也殽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筭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

飲卒爵案庾氏曰燕禮司宫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註玉藻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又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嚴陵方氏曰設尊者必面其鼻示專惠也玉藻云唯君面尊是也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故也若玉人大璋駔琮皆有鼻亦此意蓋聖人之制器近取諸

身而尚其象故也以至匊有首壺有頸箕有舌鼎有足量有耳皆以是而巳禨見玉藻解醮見郊特牲解俎者折骨於俎也取之則辨貴賤雖王之燕饗亦不過此小子不敢當備禮故不坐也凡燕饗以酒為主以食為配所以未步爵不嘗羞

新安朱氏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在玄酒西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者葢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

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為為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為為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庾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戾甚矣唯賈氏疏儀禮以為據君面以左為尊者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

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鄭氏曰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膾及齏菹麤細之異聶而切之者先牒為大臠而復細切之為膾也麋鹿為菹已下已於内則具釋之

嚴陵方氏曰菹酢菜也醯人所謂菁菹茅菹是矣彼

以菜為之此以麋鹿為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
膳夫通謂之醬者以此聶而不切則大聶而切之則
小
山陰陸氏曰論語曰膾不厭細内則腥言肉而已此
言魚内則菹言魚此言麋鹿亦相備也麋無角以有
角者名之兔無髀以有髀者名之豕俯而已以能仰
者名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鄭氏曰亦為柄尺之類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坐帨手是也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葅豆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俎之儀折俎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

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故云如之此皆謂賔客若為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鄉射禮云興則立也鄭引少牢饋食禮證尸坐之義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宜承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脱亂在是凡畢者燕不坐故曰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據燕有折俎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鄭氏曰罔猶罔罔無知貌

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

橫渠張氏曰古之人直以衣服為事禮云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為罔然今之人固能名其衣曰襖曰衫然不知襖之與衫何以得其名如此則亦是未知其名

嚴陵方氏曰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此其大者也

山陰陸氏曰衣者對裳之稱服者對御之禮蓋在上

曰衣在下曰裳在人曰物在物曰御别而言之其義如此合而言之凡所衣者皆曰衣凡所服者皆曰服若所謂褻衣則不必在上者矣若所謂矢服則不必在人者也有在物者亦可謂之衣若弓衣是也有在上者亦可謂之服若首服是也此言衣服在躬則上至冠冕下及裳履皆得以兼之

李氏曰先王之制衣服莫非性命之理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佩玦者事至而能斷先王

之製衣服豈徒然乎夫衣服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至近之身而有所未知故曰罔罔者神不明也

慶源輔氏曰切身者不知猶爲罔況在内者乎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氏曰以在者告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

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是也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為宵言也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

孔氏曰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為主人法也在者謂已在於坐者也若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道瞽亦如無燭時也獻主主人也凡飲酒主人自

獻賔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賔故云獻主夜闇故執燭燋謂未爇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作起也客自起辭主人從辭而止乃以燭授執事之人也執燭夜時也禮賔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莫所以殺此三事

山陰陸氏曰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此一節宜承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脫亂在是

慶源輔氏曰如是而後盡不然則茍矣所貴乎人者

如是而已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以燭繼晝出於主人之意則可故必親為之若使人疑有不得已者不讓不辭不歌禮殺矣禮之殺則亂之所由生此田完之所以不敢也

金華應氏曰執燭抱燋賤役也為獻主者以身親之其敬客而自下之者不嫌其為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爇之燋其愛客而欲留之者尤有加而無已也席之内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廢惟執

燭之人不暇為此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鄭氏曰示不敢歆臭也口旁曰咡

孔氏曰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及執尊者飲食之時尊者有事問已已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

山陰陸氏曰洗盥所謂凡洗必盥是也洗爵及執食飲茍有氣焉人或穢之氣猶不得其謦欬言語可知

循咠循之也辟咠辟之也

嚴陵方氏曰勿氣則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辟咠說

見曲禮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

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

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

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

五个

鄭氏曰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人展之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孔氏曰此一節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為人祭謂攝祭而致飲胙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若巳自祭而致膳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致其善味耳若巳祔

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祥而已故顔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凡初遺膳告君子之時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亦在阼階南南面再拜稽首受命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以下明所膳禮數若得太牢祭者則用牛膳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巳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

肩脚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个大牢少牢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唯牛少牢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為五段也

嚴陵方氏曰膳夫所謂凡祭祀之致福也受而膳之是矣必謂之福以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而與之同其福也曰致膳者蓋祭祀不祈為已而祭非敢徼福以其味之善乃致之於君子爾於致膳曰君子則致福又可知矣至於練祔特告死者之巳祔生者之

已練而已故直以告稱之展與展墓之展同主人展之省其善否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福則致福者尤致其敬不嫌其不如是矣臂則脛也臑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祔練凶事也難以福言又難以善言旁言之而已故曰告凡告以善干䄈是也凡膳告於君子言告則自此以下皆謂祔練故牲皆用左胖

慶源輔氏曰君子者有德者之稱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以祭之餘獻遺人故加敬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
履絲屨馬不常秣
鄭氏曰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纒為沂鄂也組
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綅亦
鎧飾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君造作侈靡
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靡為糜謂財物糜散凋弊

車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甲不用組以為飾及紟帶

紟帶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鄭以紟帶解經縢字縢

約也引詩魯頌閟宮文貝冑謂以貝飾冑朱綅綴之

也絲屨謂絇繶純之屬不以絲飾之

山陰陸氏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

御皆貶

嚴陵方氏曰幾微也雕刻以微為工組猶纓之用組

縢猶邊之有縢皆所以約而緘之因以為車飾食器

若木者為刻金者為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為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為重故年不順成則大夫不得造車馬

禮記集說卷八十七

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宋　衛湜　撰

學記第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録屬通論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逺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鄭氏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

來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就賢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孔氏曰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為重發謂起發慮謂謀慮舉動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又能招求善良之士以自輔則可以少有聲聞不足以動衆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恩被於外故足以動衆也仁義未備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

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鄭恐所學者唯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也

橫渠張氏曰求善良求為良善之人也就賢體遠就謂躬下之體謂體遠大之事足以動衆若燕昭下士可以有聞于人也未足以化民就賢下士在乎他人而不在乎已未能成德也其必由學乎何謂學成德謂之學學在乎推廣而不可以不思

清江劉氏曰發慮憲者言發動知慮能求憲法也動讀如中庸明則動之動言此皆徒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賢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矜式之化者言心服之唯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傳者博所教者衆見之者詳也

長樂陳氏曰致防患之思為慮則德義之經為憲存其可欲為善充善之至為良友天下之善士就賢者

也尚論古之人體遠者也古之論誠者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動之所發為化化之所始為動詩序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楊子言鼓衆動化天下雖皆始終相成要之本於誠一也孟子曰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誠未有能動則動本於誠可知子思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則化本於誠可知由是觀之唯誠為能動唯至誠為能化

延平周氏曰憲與憲章文武之憲同發已之所慮與已之所憲求人之善與人之良者足以小有聞而不足以動衆蓋善良者未至於賢故止於有聞而已就其賢者而師之體其遠者而行之足以動衆而未足以化民蓋就賢體遠則止於成已而已如欲化民成俗則必由學蓋學者一道德之源道德一然後可以化民成俗

馬氏曰慮者求諸已者也憲者法先王者也求善良

資於人者也雖然此細行而已中庸言為天下國家之經而以尊賢繼修身之後所謂賢者非特如善良而已動衆政也化民道也學以致其道而以教之則足以化民成俗矣

山陰陸氏曰就賢進於求善體逺進於發慮竊言未足非不足以化民也

新安朱氏曰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逺謂疏逺之士下賢親逺足以聳

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敎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永嘉戴氏曰夫求賢以自輔屈已以下賢人君之治莫先於此而皆不如建學之功何也蓋求賢以自輔足以資人君多聞之益屈已以下賢足以興起天下為善之心然學校不立敎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為善而無所考德問業其賢者固已用矣而未賢者將孰從而成就之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

所傳者遠也大抵天之生賢實難其生賢也所以扶植國家以為民命其既生也又賴上之人教養成就之若舍之不教使之斲喪戕賊則自暴自棄往往而是國家何賴焉此建學之功所以為大也

慶源輔氏曰發慮憲謂所發之志慮合乎法式求善良乃是發慮憲之事也動與風以動之之動同小小聲聞不足以動衆也就賢如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也體與中庸體羣臣之體同體遠如武王不忘

逹之意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體逹也就賢則尊徳之誠至體逹則愛民之仁深其仁心仁聞固足以感動天下矣然法度未立政事未舉故未足以化民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教學政之先務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教學謂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兊當為說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孔氏曰此一節論喻學之為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建立其國君長其民内設師保外設庠序以教之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兊命以證之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今亡

長樂陳氏曰玉則璞之至美者也人則性之至貴者也器待琢而後成苟不琢焉雖其質至美不成器者

有矣道待學而後知茍不學焉雖其性至貴不知道者有矣聘義曰君子比德於玉終之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經曰大道不器是則以器明道非大道也特就所學者言耳　又曰詩云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由是知魯侯非特在泮敎人抑又在泮學而受敎焉順彼長道學而受敎之謂也豈非念終始典于學之意歟

嚴陵方氏曰道則器之所出也器則道之所寓也故

以器比道天子則有辟雍諸侯則有頖宫始於學終於斆斆亦學也

山陰陸氏曰以玉取譬玉之質美者也故曰大匠不能斵冰

永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碔砆琢之則碔砆猶為可用玉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之美不足恃資質之美而未嘗學問其與資質不美者均爾夫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剛好勇此天下至美之質也愚蔽賊絞狂亂此天下至不美之事也有天下至美之質一不好學陷於天下之至惡況夫資質不美而又不學小而害身大而害人其禍豈不大可畏乎夫人之所以貴於為學者謂其知道也道本在我人唯不學故有所不知則道與人為二物苟不知道則觸事面牆其意皆以善為之而

卒陷於不義者多矣况於死生禍福之際乎昔者子游舉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由此語觀之三代之時小人固亦知學矣小人賤隷之詩聖人取焉則小人固知學也蓋自黨庠遂序以達於學民之秀異者固已舉而用之而其下焉者亦知有義理天下安得而不易治蓋三代之學如人堂室然寢於斯食於斯生長於斯未嘗一日不葺後之學校如園圃然有之徒為美觀而已

李氏曰建國以教為先君民以學為先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也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辟雍成而天下服教也訪落成王謀于廟而羣臣進戒曰學有緝熈于光明言學曰益緝熈于光明學也

慶源輔氏曰由此觀之則古之王者以君子長者待天下而務使天下皆為君子長者之歸至於用刑法以治不軌皆非得已也教學謂在上者教之在下者

學之典常也兊命曰此斷章取義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兊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強脩業不敢倦也學學半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學相益嘉善也至謂至極不足謂已之所短困謂困弊困則甚於不足矣

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唯肴之嘉者為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為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為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

倦為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自反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若所謂自強不息之類敎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斆說命亦作斆斆即敎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斆學半之謂乎

永嘉戴氏曰天下之事履之而後知故聞見之與身親其知不同如羅列盛饌非不美也人皆見之而食

者為知味道在天下非不高且美也人皆仰之而學者為知善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食者猶未必能知味况未嘗食者乎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蓋冉子以畫為不足故夫子責之譬如行百里者至中道而止力不足也畫則未嘗出門安知力之不足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人唯知不足然後能自反若自以為足豈復有反已之功長樂陳氏曰人皆有所不足非學無以知皆有所困

非敎無以覺是以顔淵學孔子之道然後知其卓然不可及此學而後知不足者也任人問禮食之重而屋廬子至於不能荅此敎然後知困者也夫彼不足而求於我之敎所以長於彼我之知因自强則學者所以長於我故曰敎學相長也方其學也未嘗不敎及其敎也未嘗不學此說命所以言斅學半也

横渠張氏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不知困爾自以為知而問之不能荅用之不能行者多矣

東萊吕氏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　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盖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茍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慶源輔氏曰此因上教者學者而推言之能自反則在已無不足者能自強則亦未有力不足者

馬氏曰能自強而興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斆長學也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斆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斆學斆之中有學學之中有斆是之謂相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曰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乎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古之教者謂上代也周禮百里之内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鄭註仕焉而已者已猶退也謂仕年老而退歸者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

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謂家有塾也庠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案周禮六鄉之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内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

皆有學可知故鄭註云歸教於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也又周禮遂人掌野之官百里之外故鄭知遂在遠郊之外也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也鄉飲酒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註云庠鄉學也則鄉學曰庠此云黨有庠遂有序者蓋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内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内則縣學以下皆為序也或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國謂天子所

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

新安朱氏曰或問古者庶人子弟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否荅曰不然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畆之

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邪周禮自有士田可攷

長樂陳氏曰董氏言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則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國有學所謂大學而教於國也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之學豈非國有學之謂歟以義求之塾者孰也言習孰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非

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别行能而進非特主皮而已學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為利而已

又曰家言其塾則凡鄉遂之家皆塾也遂言其序則凡鄉遂之路皆序也學者自比而至於鄉自鄰而至於遂近而出入之所習孰遠而往來之所次序文德之盛無大於此

山陰陸氏曰黨有庠則鄙有序遂有序則鄉有庠鄉有庠則州有序州有序則縣有庠六鄉貴庠則以養

之為義六遂之貴序則以別之為義　又新說曰周人設庠序學校具於六鄉六遂之中非謂於一處設一學而已周官州長言射于州序則所謂序者州亦有之而不獨有於遂也黨正言飲酒于序則所謂黨者又有序矣不獨有於庠也王制曰耆老皆朝于庠習射上功習鄉尚齒鄉飲酒曰迎賓于庠門之外則所謂庠者鄉亦有之不獨有於黨也春秋傳曰子產不毀鄉校則鄉又有校矣不獨有乎庠也由是言之則

庠序學校之制其於鄉遂蓋各具矣不必於鄉有庠於遂有序也故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不分所在之地蓋此數學鄉遂中通有也學記曰國有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術之言路也讀如經術之術鄭氏謂術為遂非也蓋記此者言古之敎人者以外則國有學以内則家有塾於黨則有庠以待其居者於路則有序以待其行者以明先王之教人其大略如此非以盡天下之學而已也宗鄭氏者遂以為

鄉有庠遂有序而已此不該不徧一曲之論也

李氏曰古者國有學州有序族黨有庠比閭有塾縣遂同于州鄉鄼鄙同于黨族鄰里同于比閭此經于六遂言序以見鄉之黨于六鄉言黨以見遂之鄙于縣遂之學言遂于族黨之學言黨舉大以兼于小比閭鄰里之學言家舉小以見大此先王之法言所以常約而詳也康成謂六鄉之學皆曰庠六遂之學皆曰序則誤矣

永嘉戴氏曰班固云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周禮於鄉遂獨不載庠序事止於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亦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說者以為序者州黨之學也禮記曰耆老皆朝于庠說者曰此庠鄉學也既曰黨庠術序又曰里序鄉庠又曰州黨有序雖所載不同要之州鄉里之間通謂之庠序不得謂之學唯天子諸侯得稱學爾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禮記又有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左學右學東膠虞庠之名四代之學其名又多不同大抵後人多祖述前人之名也

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故自家至國皆立之學

建安真氏曰案古敎法其近民者敎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歳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

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敎又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葢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常輕去土著而事逺游行之修寂無所乎考至其設敎則以琢辭鎪句為巧詭聖僻説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比年入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離經斷句絶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遠者懷之懷來也安也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

爾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

孔氏曰每閒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未入大學則鄉遂大夫考校也鄭引周禮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考視其業也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絶辨志謂辨其志意趣向習學何經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朋友善者願而樂之博習謂廣博學

習親師謂親愛其師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此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視其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記禮者引舊記之言故云蛾子時術之蛾子小蟲蚍蜉之子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

長樂陳氏曰比年者必再歲也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則所謂中年者必三歲也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學者之於庠序也蓋學者由積而成自小而至大敎者因年而視自一而至九皆中年以考校以校三歲之實也離經以審其師授辨志以别其趣鄉敬業而不慢則不知燕辟之為可尚樂羣而不厭則不知燕朋之為可從博習而詳説則理無不窮親師而信道則功無不倍學有先後而知所論友有損益而知所取知類通達有以盡知之所及強立不反有

以盡仁之所守由離經辨志至於論學取友則可與適道而未可與立學之小成者也必四進而後視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則可與立矣學之大成者也尚何事於視為哉今夫王道以九變成化簫韶以九變成樂則學以九年大成亦天數之常為學日益之事也知類通達而見善明強立不反而用心剛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夫然後內能定外能應非夫以善養人而服天下孰能與此今夫蛾有

君臣之義言蛾子又有父子之道焉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大學之道所以明人倫也故取此以明之僖公作頖宫於魯禮教達而國人從之德義達而淮夷懐之武王立辟雍於鎬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其學雖殊其成功一也化民易俗始也化民成俗終也近者説服逺者懐之教也近者説逺者來政也

嚴陵方氏曰人不可一日不學故比年入學又不可

比年而視之故中年考校如下所言皆其事也離經
考經之文也離其經矣因習之以為業敬業者脩其
業而不敢慢也志旣辨則與之同志者在所樂矣樂
羣居而不厭之謂也樂羣則上足以親師而為之法
上能親師則下足以取友以為之助故繼之以取友
上有師以為之法下有友以為之助則遵道而行半
塗而廢者寡矣故繼之以強立而不反焉以能強立
故不反也不反則有進而無退矣知類通達則告往

知來聞一知十之謂自取友以上固足以為成矣然或立之不強有時而反必待強立而不反然後足以為大成也視與文王世子言視學同意易俗謂易其汚俗也美俗成則汚俗易矣俗既易矣則天下豈有殊俗哉近者旣服而遠者懷之固其理也說服者中心說而誠服也術者述其所行之謂也時者猶學者之時習也

延平周氏曰觀人之有序故自一年離經辨志而至

於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能離經然後知業之為可敬能敬業然後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講學能講學然後知類通達凡此皆視其學問者也內辨其志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師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然後能強立而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此所以近者説服遠者懷之

橫渠張氏曰辨志辨經之志詩之志如何書之志如

何敬業樂羣學者必有業尊敬其所業樂羣謂朋友由博習而將以反約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矣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止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昬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敎者可以無恨矣化民易俗之道非學則不能至此學之大成蛾子時術之積功也

山陰陸氏曰其視親師友如此豈有殺羿之事哉故

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雖然尚非其至也謂之小成而已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立所謂知及之仁能守之似之矣蛾讀如字蛾之子蠶蠋蛹衔蛾之所為乃復成垤可以人而不如乎且蛾俄而生俄而死矣其不苟尚如此此愚公所以屈知叟之笑也

新安朱氏曰辨志者自能分别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

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徳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葢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徳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東萊呂氏曰離經辨志謂決意義敬業不敢輕易五

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
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
非決擇賢否

慶源輔氏曰離經謂分章析句未有不得其辭而達
其意者也故教學以離經為先羣居所以講習樂羣
則知講習之說也親師則能自得師也荀子博習不
與師術蓋用於此然而誤矣此之博習謂所習者不
一也夫師道不一下至農工皆有師焉况道藝豈一

塗而足各因其所習而就師可也豈曰博習然後可以為師邪能自得師然後可以取友未能得師則取友或失之濫論學謂講論所學之道於是則又可以取友也親師易取友難師必道藝顯著故親之為易若友則凡勝我者皆可友也不慎取友則反害其德能親師取友以自輔可謂小成矣然未保其能強立而不反也小成所謂可與適道之時也大成則可與立之時也建國君民以學為先是以君子長者之道

待斯民也此所以心說而誠服之歟彼劫於威而強服者則以草芥禽獸視其民其變也可立而待由是言之則民之於學固不可已而教者亦不可以不自反也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肄言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孫猶恭順也夏楚夏榣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

學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憤悱悱然後啓發也學不躐等學敎也敎之長穉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始習先王之道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著皮弁祭蔬菜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習其三篇謂以官勸其始欲使學者得為官與

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也鼓篋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徵之周禮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所以然者欲使學者恭順其所持經業也夏爾雅釋木云槄山榎郭景純云今之山楸學者不勤其業則以笞撻之收斂其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者禘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考校必在禘祭之後禘必先卜故連言之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後乃視學也所以然者欲學者

之志優游縱暇不欲急切之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與此別也此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舉未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告語

欲使學者存其心使心憤口悱然後啓之幼者但聽
長者解說不得輙問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也此
七者是教學大理也又引舊記結上事凡學謂學為
官學為士者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士則先諭教以
學士之志言七事皆以教學居官及學士者
横渠張氏曰皮弁祭菜始入學教以天子視學之禮
所以表示學者雖天子尚必敬學欲使之敬業也士
即仕也始入學便教以官人之事蓋學也者君國子

民之道也皷篋謂入學先搜索所藏防其挾異端邪說以亂學者也時觀而弗語黙觀其人之所為幼者當問長者不可躐等直問其師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敎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為先此據敎之大倫而言也官先事官已仕者事謂先其職事士先志觀其志之如何

長樂陳氏曰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舞蓋

學者之於先聖先師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飲
為主而其禮隆釋菜以食為主而其禮薄故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所以示敬而已矣皮弁順物性而制之
則文質具焉祭菜芼芹藻而羞之則誠禮著焉古者
天子以皮弁視朝而士亦以之為飾則皮弁上下之
通服而三王共焉者也始教者服皮弁之服行祭菜
之禮菜之為物至薄而誠禮寓焉則以之致祭也其
敬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而已豈非内心以示敬

道之意歟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春秋襄四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於和樂四牡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不闕而可以入官從政矣用是以勸始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士亦必以禮樂焉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敬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勸以樂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撻

其怠慢者徵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撻其怠慢者夏楚收威之謂也君喪畢之明年然後卜禘未卜禘則不視學不以凶禮干吉禮也卜禘猶卜郊於上中下辛之類也未卜禘猶所謂寡君之未禘祀也卜禘尊祖所以崇本也視學尊師所以勸士也先尊祖後勸士其序然也孔子之於門人退而省其私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時觀弗語以存其心之謂也未能知生者不得聞知死之說未能

事人者不得聞事鬼之論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之謂也先事者非忘志也急先務而已先志者非遺事也特在所後而已故周官考士之法先功緒而德行次之孔子設科之序先德行而政事次之

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習必至於三欲孰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學以孫志為事故

教者必扑之以收其威也禘盖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黙識道則學者乃得於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黙識之存其心則得於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當其可而已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莊子曰美成

在久則未卜禘不視學者久之謂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則時觀而弗語者思之謂也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為長者之事則為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略爾夫官所治者事士所尚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為先方其學為士則以志為先故教之大倫為是而已

東萊呂氏曰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

夫唯是敬之一事最難識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舊說以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肄三之意夜閒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初無所據使夜閒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初入學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衣冠濟

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要得出示其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意都消了所謂遜其業也未禘先視學遽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所以未卜禘不視學使人從容優豫以養其德既卜禘而視學使之不敢自怠也古者敎之善處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發之功深矣故時觀而弗語所以存養其心也古人為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自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敎人

大槩後世此理皆亡七端之教所謂講道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古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永嘉戴氏曰宵雅肄三說者謂始學習此勸之以官則是王者以利祿誘人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人之學

亦貴於有用爾學者以學詩為先所以興起人心也
人而不孫不可以為學入學之初挾其所有以求勝
於人則業不進矣故始入學者皷衆發篋示其所短
以求敎於人非若後世掩匿所短畏人之議已亦非
矜誇所長求人之服已也孫其業者言所業不如人
使之知孫也幼者未足以問而驟躐等焉則為不孫
弟矣然學者之問亦難泛然而問列事未盡而問有
所挾而問非所當問而問皆所不答也七者之敎於

學者初無論辨誦說之功敎以謙敬之道正其威儀之失優游其志慮涵養其心術而習孰其恭順之意而已

慶源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敎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敎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敎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而使之有勉強之意有受道之質無怠惰之志則學者可以進道矣然又慮

教者之亟而不俟夫學者之自得也故又五年一視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迫急之患時觀而勿語使學者之心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迫切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人之不自得巳夫教者固不可亟矣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也故又終之以學不躐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則未為官也志則未見於事也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

新安朱氏曰小雅肄三𥭚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詞聲亦不傳𮊹示也謂示以所學之端緒語告也

馬氏曰古之君子其學也為道而已豈為官而學哉然而士之學者未有不志於行道者也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則是官其始者所以為王者事也凡視學必於卜禘者以禘為大祭之禮所以擇士

也若夫時觀則不必以禘祭為節矣然或曰視或曰
觀者何也視學所以考其成德為行也時觀者觀其
存於内者而已成德為行著者也謂之視焉見於著
者也有於内隱者也謂之觀焉見於隱者也古者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蓋常禮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則其
所謂中年者豈皆合於禘祭之歲歟蓋中年而考校
者有司而已卜禘而視學者是天子諸侯之事
臨邛魏氏曰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

為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牡以勸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皇者華以布宣主德為使臣之光故大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肄此三雅饗燕射鄉自旅酬奠觶以後即升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

金華應氏曰禘者春祭之名見於王制郊特牲比年之學則自正歲始和之後即巳講祭菜鼓篋之儀而

天子諸侯既畢禘事乃始視入學考校盖從容游泳其志而使之一意於學也必以五年大禘為說則視學希闊而學者之志浸弛而荒矣案月令每歲視學者凡四豈必待五年之久乎且大禘惟魯有之

禮記集說卷八十八